



●小说中的衣食住行

两座宅子,一种孤独

谷立立

短篇小说集《夏屋,以后》创作于1999年,恰逢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彼时,尤迪特·海尔曼还很年轻。身为资历尚浅的文坛新人,她由衷地敬佩格拉斯在文学创作中所取得的成就。但她并不愿像他那样始终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将写作视为自我灵魂的救赎。相反,她和她的同龄人一样,总是寄希望于全新的叙述方式,期待能够彻底摆脱历史的桎梏,轻轻松松地面对过去,迎接未来,讲述那些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趣事。

似乎是为了与她的创作思路形成对应,《夏屋,以后》从一开始就开启了某种轻盈的叙述方式。集子里的第一个故事被命名为《红珊瑚手镯》,讲的却是两座修建于不同年代的房子。就像沉默不语的证人,两座宅子跨越长时间的阻隔,串联起二十出头的“我”与曾祖母两代女性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时隔多年,“我”依稀还记得曾祖母年轻时跟随曾祖父去了俄国。曾祖父在彼得堡为她买了一栋宅子。宅子位于马利广场,远处是由大小涅瓦河冲刷而成的湿地。

这意味着,只要站在窗边四处眺望,曾祖母就能看到缓缓流动的河水,以及更远处的滩涂。但她似乎并不开心,更无意欣赏异国的美景。她常常

“拉上厚重的红天鹅绒窗帘,关上所有房门”,任由地毯吞噬了一切声响,“闲散地坐在沙发上,坐在沙发椅和有天盖的卧榻上来回晃着”,思念起遥远的德国。她常常想起家乡的荒原,想起那里的牧场和平川,想起田野上的草垛子,以及夏日苹果酒甜甜的味道。

如今,她的丈夫四处奔忙,留下她独自一人住在彼得堡,什么都没有,唯一能做的不过是“形单影只地待在屋里,就跟大海一般神秘、柔媚和沉静”。此时,整个彼得堡,乃至整个俄罗斯,就更像是“一个深沉的朦胧的梦,她不久便会从中苏醒”。而当她终于从梦中醒来,却发现她深爱的丈夫早已在决斗中死去。举目无亲的她只能与年幼的婴儿(“我”的祖母)一起离开彼得堡,辗转回到柏林。

许多年后,曾祖母将她当年在俄罗斯的经历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的祖母。而等到“我”渐渐长大成人,发现自己早就在不经意间陷入了与曾祖母年轻时相似的人生困局,进而接连遭受命运的重击——“我”有了自己的恋人,他是曾祖父生前挚友的曾孙。但他不仅对自己家族的过往一无所知,还对自身的存在毫无兴趣。他常常独自待在房间里。他的房间总是冷冰冰的,满是灰尘,从房间的窗口望出

去,看不到丝毫动人的景致,只有远方雾蒙蒙的天空。

置身其中,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1905年的彼得堡,走进了那个位于马利广场的宅子。“光线透过窗前的树木照进来都是绿莹莹的,那是一种明亮如水的光线,一种像是湖岸上的光线,尘絮就像海藻和海草一样满屋子飘荡。”如此这般,两代德国女性的命运就被两座有着相似孤独意味的宅子牢牢地联系在一起。“我”时常感叹,“我”的人生与曾祖母的人生有着太多微妙的关联,尽管“我”从未去过彼得堡,更不经历之后的世界大战。就像海尔曼所说的那样,“如烟的往事如此紧密地与我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有时候让我觉得就像是我自己的生平一样”。

这是不是意味着往事从未远离?哪怕“二战”的硝烟早已悄悄散尽,战后出生的这代德国人仍然无法真正摆脱属于这个国家的至暗时刻,更不能彻底地置身事外。很多时候,这些郁郁寡欢的年轻人就像自己沉默寡言的曾祖母一样,总是落寞地坐在房间深处,默默地承受命运的赐予,仿佛这才是当下德国人应有的姿态。但海尔曼显然无意质疑同辈人的生活方式。因为恰恰正是从他们标志性的落寞中,她如此轻易地辨认出当代德国人内心深处的困惑:身为战后的新一代,他们既想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却又无法摆脱历史的宿命,哪怕他们从未像自己的祖辈那样泥足深陷,从未亲眼见证那些磨灭人性的战争。而这种宿命,既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不幸,也是海尔曼个人的不幸。

旅游是什么?

李耀岗

每年小长假前后,总会引发关于旅游出行的种种争论,无非是“出门好还是宅家好”“看人还是看景”“欣赏还是拍照”“跟风还是独处”之类的话题。

假期与旅游,似乎天然就被联系在一起。毕竟假期为出游提供了充足的时间,而旅游也被许多人视为生活的必要调节剂。七八天的长假,愿意完全待在家里的人,确实不多。

那么,假期旅游到底是什么?

从大众的旅游方式演变来看,过去的旅游大多是报团——戴着小红帽,跟在举旗的导游后面,一路听讲解、听安排,归来时带上一堆纪念品,再在主要景点前拍几张照片,便算是完成了一次旅游。

而现在,很多人的旅游方式,正在悄然演变为“网红打卡”——追随网红博主的vlog、短视频里那些精心编排的“串烧式”推荐:哪里是“必打卡点”,什么是“必吃榜”,怎样拍出“最佳照片”……甚至连在网红景点的拍照姿势、服饰搭配、拍摄角度,都几乎如出一辙,毫无二致。

除了这些大众化的旅游模式外,一些颇为小众的出行方式,如今也渐渐普及开来。比如川藏线上的搭车游、高强度的“特种兵式旅游”、年轻一代热衷的帐篷露营……它们同样代表着一类新兴的旅游形态。要说假期旅游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恐怕很难一概而论,因为背后交织着多元的需求与复杂的心理。比如,过去人们热衷于在某个景点、招牌或刻有地名的地方排队拍照留念,这更像是一种隐性的“个人证明”——证明我来过这个地方;而现在的网红打卡拍照,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展示”——用个性化的方式表达我对眼前风物的认同与融入。旅游,从一种从众的“证明”,演变为更具个性化、网络化与圈层特征的“展示”行为。

那么,这些“证明”与“展示”算是旅游吗?

当然是。

但反过来问,旅游就是为了“证明”和“展示”自己来过吗?

显然也不尽然。

我认为旅游是一种综合性的体验,包括“证明”与“展示”的成分,却不应局限于“吃住行游购娱”的表层。我个人更倾向于将旅游理解为一种“体验”——体验不同地域的文化风俗、地理历史,体验不同的风光风貌、风土人情,体验多样的生命状态与生活方式……然而,把旅游等同于“体验”,似乎也只比“证明”和“展示”前进了一小步。或许,更深入的旅游,是融入其中,是深切地探寻与感知,是温柔地接纳与被改变。

也许,唯一能准确诠释旅游的,只有旅游本身。你只有置身其中,才能更接近它的本质——无论你是为了证明、展示、体验,还是其他。

●网络新词语

电容侠

董春好

“电容侠”这个梗,脱胎于物理学中的电容器概念。电容器是一种用于存储电能和电荷的电子元件,它的存储能力由“电容”这一物理量衡量——电容值越大,意味着它能容纳的电量越多,也就是通俗说的“越能装”。

后来网友巧妙借用了“电容能装”的特性,将其延伸到社交场景中,用来调侃那些喜欢装模作样、自我吹嘘的人。比如聊天时总把“我精通多门外语”“我人脉遍布各行各业”挂在嘴边,却名不副实的人,就会被大家戏称为“电容侠”,暗讽他们像大容量电容器一样,“装”出来的本事比真实能力多得多。



早年间,丁字沽范围内的粪便以及垃圾全由生产队负责清理,然后集中到唐家湾的大粪场。社员们拾来的粪便都交给那里的积肥小队,由他们统一处理:先是加入秫秸、稻草、生活垃圾,搅拌均匀后摊开晾晒,然后培

●图说历史

积肥小队

长弓 文并绘

成一道道梯形的粪土堤,外表罩上一层薄泥,以促进内部发酵。这样就制成了有机农家肥,再分配给各小队使用。该图根据原丁字沽农村生产大队社员杨世均、范金城的口述绘制而成。

天空飘着毛毛雨,院落里有悠闲的“滴答”声。这是春天的毛毛雨。

早饭后,我到小区散步,手里拿着伞,却始终没有撑开。我喜欢与春天的毛毛雨这样零距离地亲近。

路旁的建筑与门头作衬,我才看清毛毛雨的行踪:有直直下坠的细丝,更多是轻轻起伏、缓缓飘浮的微粒。仰面朝天,雨丝和微粒便落在眉间脸颊,像一层无形的细纱扑面而来,轻得几

春之微雨

东山银杏

乎了无痕迹,只余下一丝清浅的微凉。

雨落在柳梢,落在梅枝,落在悄悄返青的野草上。忽然觉得,那些草木,大约也同我一般,正悄悄承接这温柔的滋润。

围墙外的柳树,像笼着一层淡淡的鹅黄薄雾,走近了才发觉,柳芽还未真正萌发;迎门的六角亭前,梅花开得饱满,花瓣上缀着晶莹的雨珠;路旁的麦冬,熬过一冬的沉寂,此刻尽数舒展,绿意莹莹,鲜润动人。

古人说“春雨贵如油,润物细无声”,我眼前所见,就是诗中那些“物”吗?

我行走在雨中,似乎自己也是雨中一物。

